

全译理解的思维—语言过程

——小句中枢全译说研究之一

黄忠廉

(黑龙江大学,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 全译理解的基本单位有词、短语、小句、复句、句群, 分为“自下而上”式理解过程和“自上而下”式理解过程, 整个过程以原语活动为主, 思维转换为辅, 兼涉译语内部言语转换与表达活动, 以获得语里意义和语用价值的活动。

关键词: 全译, 理解, 思维—语言过程

中图分类号: H039

文献标识码: A

1 全译的原语理解

原语的理解是以原语活动为主、思维转换为辅、兼涉译语内部言语表达的获得语里意义和语用价值的活动。

全译的理解分两步走, 第一步是收码, 即通过原语听读接受语言信息码的过程, 属于语际交流的物理—生理活动。话语信息负载于语音或文字, 通过光或空气传至译者的视听觉器官, 经过神经的生理活动转化为可供大脑双语中枢处理的语言码。第二步是解码, 即通过语言码的转换或恢复获取信息, 掌握信息的内容, 是理解过程的主体。

全译的理解是动态的, 既包括从听读角度考察逐步接收信息, 即边听读边理解的过程, 也包括听读完原语片断后回溯了解信息内容, 即重新听读重新理解的过程。理解旨在获得原作的语里意义和语用价值。所以, 理解是全译的基础和前奏。

句义理解不等于简单的词义+句法结构, 这只能说明简单句的理解。(文炼 1992) 原作的表意因素包括句内因素和句外因素, 前者包括语义、句法、语气等, 后者指语境, 包括交际对象、交际背景、交际场合、主体风格等。

2 理解的过程

理解涉及所有的全译单位, 包括音位/字位、词素、词、短语、小句、复句、句群、段、章/节、篇/书。(黄忠廉 2008)

自下而上式理解是从小单位到大单位的过程, 是右向推进延续的过程。笔译的理解是线型的, 右向型的, 从字词入目, 逐步理解, 直至读完理解一文一书; 口译的理解是流水式的, 靠的是时间的先后, 从字词入耳, 逐步理解, 直至听完整理解一段话, 很少有听完一篇讲话再译的。

自上而下式理解是从大单位到小单位的过程，是左向回溯的过程。笔译的理解是左向的，即从后面更大的话语单位回顾前面读过的内容，理解前面未完全明白的地方；口译的理解是回溯式的，靠的是时间的先后，从后面更大的话语单位回想先前听过的内容，有时补救前面译误译漏的地方。

3 小句是理解的中枢单位

3.1 从自下而上式理解看小句占中枢地位

自下而上式理解是理解的主体，追寻由小到大、由部分到整体的理解，即从词义到（短）语义再到小句义、句群义、段落义、章/节义和篇/书义，逐层概括，最终达到理解，其中枢单位是小句。自下而上式理解的整体程序可能是：

音位→词素→词→短语→小句→复句→句群→段→章/节→篇/书

按使用概率不同，大致可以提出如下假设。（见下表）

小句在译语自上（或“下”）而下（或“上”）式表达中占中枢地位

自上而下式表达程序	使用概率
书/篇→章/节→段→句群→复句→小句→短语→词→词素→音位	用得最少
章/节→段→句群→复句→小句→短语→词→词素→音位	很少用
段→句群→复句→小句→短语→词→词素→音位	少用
句群→复句→小句→短语→词→词素→音位	较多
复句→小句→短语→词→词素→音位	很多
小句→短语→词→词素→音位	最多
短语→词→词素→音位	很多
词→词素→音位	少用
词素→音位	很少用
音位	用得最少

自下而上式理解程序是小单位构成大单位的过程，所以主要讨论每个程序中从小单位到大单位的使用概率：

以音位为理解对象，用得最少。音位是最小的语音形式，只有专名类才需要音译，另加少许拟声词的翻译。

音位→词素的理解程序，很少用。词素是最小的音义结合体，最基本的作用是构词，并不是理解的独立对象，它受到词的规约。

音位→词的理解程序，用得少。词是最小的能自由运用的语言单位，是小句的构件单位，只有单义词、术语等类词才可脱离上下文理解，即使是单义词入境还会变义，所以词单独理解并不多。

音位→短语的理解程序，用得较多。短语是词和词按一定结构方式的组合，是组装单位，小句去掉语气和句子特有因素，剩下的就是短语。短语包括固定短语和自由短语，固定短语多半只有一解，但也存在入句变义等问题，而自由短语更是受小句的管控。

音位→小句的理解程序，用得最多。小句是最小的交际单位，是语言单位和言语单位的交叉点，处于中枢地位，所以最常用。

音位→复句的理解程序，用得很多。复句是小句的复合体，小句理解了，基本可以保证复句理解。复句为小句提供了较大一级语境，使用量较小句少。

音位→句群的理解程序，用得较多。句群是小句的集群化，小句理解了，基本可以保证句群理解。句群为小句提供了更大一级语境，使用量较复句少。

音位→段的理解程序，用得少。段与句群的关系有三种，即段>句群，段=句群，段<

句群，前两种的作用实际等于句群一级的理解，而后一种用得较少，所以，以段为理解单位用得没有句群多。

音位→章/节的理解程序，很少用。章/节比段更大，跨段理解偶尔使用，但章/节理解用得有限。

音位→篇/书的理解程序，用得最少。篇/书是最大的话语单位，篇/书的理解一般是分步向下进行，经过章/节、段，依此下推。

3.2 从自上而下式理解看小句的中枢地位

自上而下式理解是理解的次体，自下而上式理解不够时，再启动自上而下式理解。自上而下式理解遵循由大到小，从整体到部分，从宏观到微观，即根据语境因素，对话语入境分析，从而达到理解，其中枢单位也是小句。自上而下式理解的程序可能是：

书/篇→章/节→段→句群→复句→小句→短语→词→词素→音位。

按使用概率不同，也可以提出相应的假设，基本上是自上而下式表达的逆向行为。（见上表）

4 自下而上式理解策略

全译理解策略可分为两种：自下而上式理解策略和自上而下式理解策略。

自下而上式理解策略指由小到大，由部分到整体，即从词义到（短）语义再到句义、句群义、段落义、章/节义和篇/书义，逐层概括，最终达到理解，原文的字面义由此获得。包括索词策略、语表策略和语里策略。

4.1 索词策略

译者的心理/内部词典包括原语词典、译语词典和双语词典，译者在接受语码时，首先要从原语词典中检索所听读到的词汇。内部词典大致按词的使用频率排列，频率越高，检索就越快。

检索工作凭记忆检索，需查词典时，才去查典。如例 1），某些译者凭记忆即可理解，而对于某些读者，voyage 一词要查词典，其他词语可凭记忆检索。

1) For as the great voyages of discovery opened up a world outside Europe...

4.2 语表策略

语表策略，指译者按原语语表形式（主要是句法成分或句法特征）做出预测或判断，把握原文的意义。有如下几种具体策略：

4.2.1 功能词策略 功能词，如英俄汉三语的代词、连词等，英语的冠词、汉语的量词、俄语的前置词等，都有特定的语法功能，提供有用信息。译者据之可判定句中信息的起始和类型，有助于译者理解原文。如英语冠词 a(an)和 the 表明名词短语的开始，俄语前置词 перед 表示接名词第五格，汉语的量词“（一）辆”表示后面可能接名词，构成数量名结构。

4.2.2 动词配价策略 动词是句子的核心，以之为配价中心，可以建立句子的基本语义结构。动词在语义上对其他词具有支配力，动词和名词是英俄汉三语中最重要两类词，它们的组配，能反映句子的基本组织规律。如：

2) He is crying.

3) He hit me yesterday.

Он бил меня вчера.

4) He has bought me a new book.

例 2) 是一价动词，有一个论元；例 3) 是二价动词，有两个论元；例 4) 是三价动词，有三个论元。

4.2.3 形态变化策略 印欧语言有丰富的形态变化,可以利用形态(如性、数、格、时、体、态等)来确定句法成分的性质,。如英语 V-ed 表示被动含义, V-ing 表示行为的正在进行或者动词的名词化等。汉语也有少量的形态的变化,如量词的重叠表示复数意义, ABB 式形容词重叠表示程度加深等。

4.2.4 语法结构预测策略 语法结构预测是译者对原文的语法组合规则非常清楚,一种潜意识推动他从组合规则的前半部分预测后半部分。

最典型的是句式的预测。译者脑中积累了双语的各种句子模式。据语气可定下陈述句、疑问句、感叹句和祈使句四大句类;据结构可定下主谓句、非主谓句等句型;据特征又可定下不同句式,句式的量比句类和句型要多得多。文炼(1992)认为“句类和句型是根据整个句子辨认的,必须等句子说完才能确认。句式则不然,不一定听完全句,只要掌握了某些特征,就可以推断句子的模式,从而理解句子的基本意义。”特定的句式成为模式后,有助于译者快速理解,原句还没有听完,据其特殊的句法特征,即可推断句子的模式,从而加快句子的理解。如听到 How much 之后,会推测后面出现不可数名词,句式可能是感叹句,也可能是疑问句。再如读到 Что касается,一定会想到后面会出现第二格,并且理解后面的句式特征: Что касается..., (то)...

4.2.5 尝试组合策略 译者一音一字地听读,边听读边处理,理解呈现为尝试组织的过程:将听读到的字词尽量组合起来,暂时无法组合的或没有把握的,作为离散单位暂放一边,待后边的字词出现后再尝试组合,后面出现的字词可能与离散单位组合成块,也可能拆散前面已组合的意义块,再次组合。这一策略在同传中最明显。

4.3 语里策略

除语表策略外,还要据语义规则或已有知识经验,对原文做出语义分析或预测。

4.3.1 事理预测策略 事理预测是译者了解原文的事实或道理,可以据上文对下文进行合理的预测。理解常常伴随着事理的猜测,听读时,译者根据知识与经验,依上下文主动预测下文,预测结果有对有错,对则继续,错则修正。预测是积极的理解,可缩短理解的过程。这一策略多用于口译中,因为口译常常没有时间多想。

4.3.2 实义词策略 据实义词可能存在的意义联系建立句子所包含的深层命题,从而理解句子,这是译者常用的语义策略。命题的建立要受一定的语义关系和语义规则制约,有时实义词策略甚至不需要借助于句法信息即可理解句子。即使是词法决定句法的俄语,不论其词序多么灵活多变,有时也可以不凭形态特征确定实义词之间的语义关系。如:

5) The mother feeds her baby milk.

6) У стены есть уши.

根据语义与现实的关系,例 5) 的理解只需加工句中的实词: mother、feeds、baby 和 milk, 仅凭生活经验就能将四者意义联系起来,几乎不用句法分析,从“施事—动作—领事—受事”语义规则上看,断然不会理解成“儿子喂妈妈奶”(The baby feeds his mother milk.)。例 6) 只三个实义词: стена(墙)、есть(有)和 ухо(耳),只能取其比喻义“墙有耳朵”(隔墙有耳),而不是“耳朵有墙”。

4.3.3 语义结构策略 英俄汉三语多数句子按“主—谓—宾”句法结构组织,具有“施—动—受”语义结构,这就为译者理解原文提供了惯性和模式,因为上述结构与模式是客观现实和主观意愿在语言中的折射,是现实运动在语言中的全息反应。如:

7) “哪儿去?”

“上医院看病。”

—Where are you going?

—I'm going to hospital to see the doctor.

汉例及其英译均先说“上医院”，再说“看病”，从事理上讲正是如此。

5 自上而下式理解策略

自下而上式理解之后若是感到理解未尽，则需要自上而下式理解，即在从小单位到大单位理解不够时，还需要回头理解，这是从大单位向小单位的回溯理解。

自上而下式理解指由大到小，从整体到部分，从宏观到微观，即根据语境因素，对话语进行理解。原文的言外之意由此获得。自上而下式理解运用语用策略和语境策略。

5.1 理解修辞义

修辞义是运用特定的语言手段以加强语言表达效果所产生的意义。辞格本身可以产生修辞意义，而有的语言手段只在大的语境中才能产生修辞意义。如：

8) If the man be a bachelor, sir, I can; but if he be a married man, he's his wife's head, and I can never cut off a woman's head.

老爷，他要是个光棍汉子，那就好办；可是他要是个有老婆的，那么人家说丈夫是妻子的头，叫我杀女人的头，我可下不了这个手。（朱生豪译）

head 在原文中是双关语，一指“人头”，二指“家中的头领”，英汉语双关正好吻合，便于理解与表达。

5.2 理解语境义

5.2.1 明确词义 语境策略的第一作用是可以明确词的语境意义，从多义中确定单义，把抽象意义明确为具体意义等。如：

9) She rushed into his arms.

arm 除了“怀抱”外，还有“袖子”的含义，但是原句描述的是两个人的行为，而且 arm 用了复数，动词使用的是 rush，所以 arm 的义项取前者，而不取后者，译作“她投入他的怀抱中”。

5.2.2 补足词义 语境策略帮助译者补足语义。原文用语简洁，采用节省的语言形式，而译者听读后，要利用语境补全语义，以完整把握原意，也有助于理解原文的言外之意，即含义。如：

10) Clinton is the first woman president.

身在美国多年的叶子南（2001：64）认为，这是美国女权主义者的观点，认为克林顿在政治上特别注重妇女的利益，能代表妇女说话。这一语境能帮助译者明白 the first woman president 的含义，而不能译作“第一位女总统”。

5.2.3 消除歧义

语境策略还可以消除歧义，帮助译者获得准确的信息。如：

11) The shooting of the hunters was terrible.

句中 of 既可表示动宾关系，译作“猎人被枪打中了，怪可怕的”，也可表示领属关系，译作“猎人的枪法好极了”，一旦进入更大的语境，就可以选其一，消除歧义。

5.3 理解文化义

自上而下式理解从整体到部分，可以理解原文的文化内涵。如：

12) “难道这也是个痴丫头，又像獐儿来葬花不成？”因而自笑道：“若真也葬花，可谓‘东施效颦’了；不但为新奇，而且更是可厌。”（《红楼梦》第三十回）

译文 A: “Can this be another absurd maid come to bury flowers like Taiyu?” he wondered in

some amusement. "If so, she's 'Tung shih imitating His shih'*, which isn't original but rather tiresome."

*His shih was a famous beauty in the ancient Kingdom of Yueh. Tung shih was an ugly girl who tried to imitate her ways.

译文 B: "Can this be some silly maid come here to bury flowers like Frowner?" he wondered. He was reminded of Zhuang-zi's story of the beautiful Xi-shi's ugly neighbour, whose endeavours to imitate the little frown that made Xi-shi captivating produced an aspect so hideous that people ran from her in terror. The recollection of it made him smile. "This is 'imitating the Frowner' with a vengeance," he thought, "if that is really what she is doing. Not merely unoriginal, but downright disgusting!"

两种译文都理解了“东施效颦”的含义，A 译在音译之后，将其文化内涵放在注释中，B 译则用阐释的方法，将其内涵融入译文中，天衣无缝。

6 伴随的转换与表达活动

理解的过程主要专注于理解原作的内容，而不急于把它转换为译语，更不急于用译语完整地表达出来，但并不是说，在理解的过程中完全没有表达活动，更不能说没有转换活动。理解与转换常常处于胶着状态，与表达处于远距离的时断时连状态。

6.1 理解向转换的尝试

任何译者，不论初译者，还是熟练的译者，在理解之初都有尝试转换的心理过程，只是程度高低不一。由于他操用双语，在理解原作时，大脑的双语词典立刻启动，双语语法比较库开始调动，双语文化背景开始对照。最明显的尝试转换就是找到对应的语词，同声传译的同步主要建立在这一尝试的基础上。正因为是尝试，有成功也有失败。

6.2 内容的偶尔表达

有的原文片断在理解的过程中瞬间可以形成表达，这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原文简单，易于转换，易于找到译语对应；二是译者熟练，有丰富的翻译经验，大脑中有现成的对应译文，许多翻译高手就显示了这一优势，信手译来。人们常说，外交全译有时并不难，比如说在国际重大事件的国际关系问题上的全译，双方使用的往往是一些外交辞令，套话很多，说来说去，总逃不出某话题和表达方式，这时最容易找到现成的译法。

7 结论

原语的理解是以原语活动为主、思维转换为辅、兼涉译语内部言语表达的获得语里意义和语用价值的活动。全译理解的基本单位有词、短语、小句、复句、句群，自下而上式理解正是从小单位到大单位的过程，是右向推进延续的过程，采取索词策略、语表策略、语里策略；自上而下式理解则是从大单位到小单位的过程，是左向回溯的过程，采取理解修辞义、理解语境义、理解文化义的策略。两个过程中，小句均为中枢单位，理解时还伴随着理解向转换的尝试和偶尔表达部分或全部内容的过程。

参考文献

- [1]黄忠廉 2008 小句中枢与全译关系研究说略——小句中枢全译说研究之一[J], 俄语语言文学研究, 第1期。
- [2]文 炼 1992 句子的理解策略[J], 中国语文, 第4期。
- [3]叶子南 2001 高级英汉翻译理论与实践[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Thought-Language Comprehension Process in Complete Translation

——About Clause Centre and Complete Translation

HUANG Zhong-lian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Having such basic units as word, phrase, clauses, complex sentence, and sentence group, the complete transla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bottom-to-top and top-to-bottom comprehension processes. To get the connotative meaning and pragmatic value, the whole process not only considers the comprehension of source language as major and thought transformation minor, but also involves code switching and expressing within the target language.

Key words: complete translation; comprehension; thought-language process

收稿日期: 2008-03-05

基金项目: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批准号: NCET-07-0349)资助,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础重大项目“汉语句法机制与汉外互译(全译+变译)本质探索”(项目批准号: 02JAZJD740016)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黄忠廉(1965—), 男, 湖北监利人, 黑龙江大学俄语语言文学研究中心教授, 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 翻译学, 汉译语言。

[责任编辑: 靳铭吉]